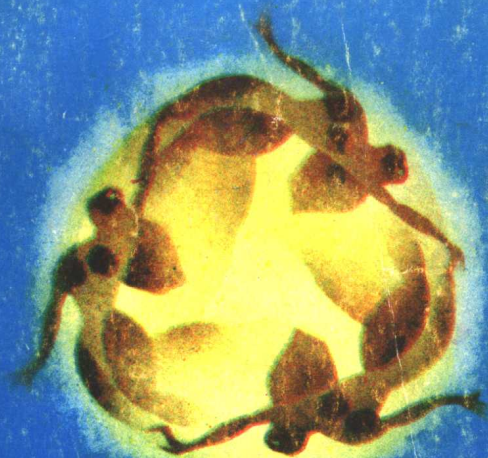


月亮神

张不代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月亮神

张不代 著

月 亮 神

张不代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6.375 字数：90千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太原第1次印刷

*

ISBN 7—5378—0483—4

I·461 定价：3.00元

目次

愧颜不说愧言(自序)·····	(1)
-----------------	-------

第一辑 史踪·思踪

呵,我歌唱新生·····	(19)
登泰山赋·····	(29)
中秋,古渡夜笛·····	(32)
我来收割沉思·····	(34)
在故宫,我想起父亲·····	(36)
我颂唱那段历史·····	(38)
我说,毛泽东同志·····	(40)
我们有了钥匙·····	(43)

第二辑 风言·风语

关于我的爱·····	(47)
关于同金钱联姻·····	(50)

关于胡须问题·····	(52)
关于茶水的问题·····	(57)
关于一毛钱的沉思·····	(61)
关于放虎归山·····	(62)
关于投资问题·····	(65)
关于新月的联想·····	(68)
关于这种人·····	(70)
关于一座“捐官牌楼”的诗·····	(73)
关于我作上帝的可能性·····	(74)
关于你的名字·····	(76)
关于举手问题·····	(79)
关于史家的悲哀·····	(81)
关于荷的高洁·····	(83)

第三辑 人话·神话

沉思的女神·····	(89)
写在胡兰墓前·····	(92)
山谿·····	(94)
海魂·····	(96)
精卫(之一)·····	(98)
精卫(之二)·····	(101)
精卫(之三)·····	(104)

嫦娥·····	(107)
织女·····	(108)
蚕祖·····	(109)
观音·····	(110)
瑶姬·····	(111)
孟姜女·····	(112)
西施·····	(113)
东施·····	(114)
王昭君·····	(115)
白淑贞·····	(116)
花木兰·····	(117)
杜十娘·····	(113)
陈硕真·····	(119)
黄道婆·····	(120)
水母娘娘·····	(121)
石屏·····	(122)
褒姒·····	(124)
月亮神 (诗剧) ·····	(125)

第四辑 乡情·乡韵

小村之春·····	(135)
漳河湾·····	(137)

渔翁·····	(139)
养蚕女·····	(141)
山寨，我回来了·····	(143)
重访神池·····	(146)
好一个东湖·····	(148)
扯不断的雨丝·····	(150)
干部责任田·····	(153)
乡场夜话·····	(155)
村集，彩色的河·····	(157)
田野，彩色的新美·····	(159)
静静的炊烟·····	(160)
黎明，遍地鸡鸣·····	(161)
花喜鹊，尾巴翘得真高·····	(162)
黄色的山岗绿色的树·····	(163)
当归，当归·····	(164)
致敬，在深山·····	(165)
黄昏，赶集的人们笑着回来·····	(166)
写在一座挂满南瓜和辣椒 的小院·····	(167)
琴，弹奏光明·····	(168)
中秋月·····	(169)
故乡，有两条小河·····	(170)

高举我的权杖·····	(172)
秋千架下·····	(174)
春到麻农家·····	(175)
麻乡春耕夜·····	(177)
浇麻歌·····	(179)
种麻曲·····	(181)
砍麻调·····	(183)
放蜂季节·····	(185)
春雨儿滴滴·····	(188)
牧羊人的歌·····	(190)
小河边·····	(192)
彩云呀，请往大山里落·····	(194)
他走啦·····	(196)

愧颜不说愧言

——《月亮神》自序

(一)

1986年末，我在诗集《黄土魂·诗人自传》中有如下一段话——

“我的诗怎么说呢？对大地、对祖国、对人民、对党一往情深，这没说的。但在我不成熟的时候，我的诗老走钢丝，不走这个极端就走那个极端，要么用‘头发’思考，随风倒，要么用‘骨头’思考，钻牛角。不过，我对我的青果子，现在咀嚼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并且随时准备在还能遇到好运气时，把那些玩艺搞成几个集子，总其名为《历史和他的影子》。”

这段话是在一种极其欢欣欢乐却也极其平静冷静的心绪下说的。之所以欢欣欢乐，是因为1985年我经历了一次被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协和医院定为“重大攻关医案”的绝症治疗考验，终于起死回生；同时，以我在治病期间创作的诗作为主，集结的诗集《黄土魂》，原是朋友们计划作为我死后的“遗作”出版的，而我却能亲眼见她面世了。怎能不欢欣欢乐！

那么，为什么又说“平静冷静”呢？这也同这场大病有关。大凡人在经历过一场最严峻的生死大搏斗之后，大概象进过一所“人生教育学院”深造似的吧，常常会透射出一种类乎“看透一切”的漠然情调。其实，这并非一种真正的“漠然”，而是一种对人生的更深刻的体味，一种冷峻的审视。这种审视，首先表现为内视——即对个人已走过的生命旅程的自我剖析，随即也会旁及成外视，剖析别人、社会、自然、时代、历史。心境平和冷静，一切属于气血方刚范畴的冲动、浮躁、激情、轻率等，仿佛都悠然远逝。

这是一种自视成熟心态。

1986年时我就处于这样一种心态。

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借《黄土魂》出版之

机，我下决心想搞一项“告别过去工程”——以编几个作品集着手，对自己走过的二十余年的诗歌创作道路，进行一番回顾、审视、总结。这就是那篇《诗人自传》中提到的总其名为《历史和他的影子》计划。所谓“青果子”，系指《黄土魂》所收作品之前，即1985年前，我所创作的全部诗歌作品。

决心既定，恰置1987年一开春，由于工作职务的暂时虚悬，我有相当充裕的大块时间供自己驱使，于是就干起来。这部命名为《月亮神》的短诗集，就是这项“告别过去”总工程的竣工部分，尽管书名中并没有按照原计划，冠加上那个总题目：历史和他的影子。

（二）

编就这部集子，迄今已有三年多时间。此刻，在把她交付出版之际，重读一遍，对所收作品稍事增抽，我又脸红了，好愧颜。以“今是”而“昨非”角度看，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审视她，她的不成熟，她的“青果子”性，都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我虽愧颜，却不想再说愧言。今日黄熟之我是真我，昔日生青之我，难道不是真我？再说，假若明日之我再看今日之我，谁敢肯定，明日再不会产生如今日看昨日不成熟的愧颜之感呢！人总在朝前走着，社会与时代也总在朝前走着，成熟与否的标准，且不说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代、社会与人生的发展推移而变化的；即使一成不变，每个人的标准也不一样，普遍的绝对的成熟与不成熟，哪有？所以，我觉得不必在这方面着意去际定自己。重要的是，无论过去、现在、未来，都留给历史一个“真我”。我鄙视那种以超人自居，为自己的历史文过饰非的政治风候品德。

说到成熟与否的问题，其实，我那篇《诗人自传》中那段话，用“1985年”这一时间概念，际定此前的全部诗歌作品都是“青果子”，也犯得是绝对化的错误。对于当时已年交不惑并已走过二十多年诗歌创作道路的我，不仅从诗歌创作实践上不能一概际定为“青果子”，而以四十年人生阅历和思想成长过程（诗作品毕竟是这一过程的印证呵）看，这种际定也太简单化片面化。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当今文艺界常把四十岁的人也称为“青年×家”，在此，我姑妄接受这一概念。有道是“青年是社会与时代的候鸟”，青年思想上的问题往往是时代与社会问题的折射。我要总结的这段诗歌创作道路——六十年代中叶至八十年代中叶，正是我的“小青年至大青年”时代，也正是祖国风云变幻、阴晴明灭、跌宕起伏的大深刻时代。世事国事家事心事多少事刻骨铭心，欲喜还悲，似醒又迷，如悟如误，欲奋欲愤。无数个反反复复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粗粗细细的“否定之否定”，盘根错节绞缠在一起，交织成灵魂的炼狱。作为一个与时代同行的年轻歌者，灵魂怎能不拌那个复杂时代而复杂？歌声怎能不拌那个嘈杂时代而嘈杂？青生中有黄熟，黄熟中有青生。无论对人生，还是对诗创作，如此去看待似乎太中庸，却是公允的。因为，这是历史的事实。

说到这里，我想顺便对八十年代以来流行的一个观点，即认为六十年代中叶至七十年代中叶（也即“文革”时代）的文艺是一片空白，其作品“都是假大空”的观点，谈点我的看法。我对这种观点很不以为然。且不说，“假大空”作品存在，也表明并非“空白”，“空白论”根本站

不住脚；即使那时的作品真的都是“假大空”，谁能否认这些作品，当时不是作者表达的对民族与祖国、对社会与时代的忠诚与真情？何况，统统斥之为“假大空”也并不是符合事实的呢！我无意为这场“文革”运动辩护，对“文革”，我们党已有定评，作为共产党员我完全拥护我们党在总结反省自己所犯错误与失误后的结论。我想表明的是，即使对象“文革”这样一场历史大曲折中的文学艺术作品，也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简单的一笔抹杀或定性，易则易矣，但恰好犯得是“文革”时所常犯的“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错误。

对自己的历史作品，我不想讲愧言，但我依然愧颜；我不想笼统地一概定她们为“青果子”，但我还是宁愿把她们看作“青果子”——这和我前面说的并不矛盾，昨天对于今天总是“历史”，任何今天都总是站在“昨天”历史的肩膀上的。昨天的历史的成熟即便是“高山”，也是会被踩在今天的脚板下的。因而，我不说愧言却依然愧颜。

(三)

这部《月亮神》只是命名为《历史和他的影子》总工程的“第一期工程”中的一部分。这是按竣工时间角度说的。如果依照全部作品创作先后时序排列，按原计划由远及近施工方案，她事实上属于“末期工程”。他所选收的作品，同我另一部诗集《生命与光》一样，主要是我1979年——1985年间创作的或虽非此间创作却是此间公开发表的短诗。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倒时序”的施工法呢？还要从我的诗集《黄土魂》说起。

《黄土魂》出版后，评家不少，赞誉之声不少，不厚的一本诗集，仅我收集到的评论文章，就有几十篇十余万字。但我发现许多评者，在认为《黄土魂》是我诗歌创作的里程碑时，总以为我已经出版过多少诗集似的。其实这是一种大大的错觉。《黄土魂》是我的处女诗集。这部集子主要收录的是我1985、1986年两年的诗作。《黄土魂》以后创作的作品也都大部分结集出版和即将出版，如诗集《盗火者》（百花文艺出版社）、《中国之门》（新加坡创新出版社）、

《夏雪》（将出）、长诗《风流的浪唱》（北岳文艺出版社）等。而《黄土魂》之前创作的作品，却没有结集出版过一部。七十年代，曾与人合集出版过一部名为《边塞星月》的诗集，虽有时大言不惭地列在自己的作品目录中，那其实是虚荣心作怪，为自己虚张声势的。那书漫不说是多人合集，不能算个人集子；即使能算，收我的作品也实在太少得可怜。

以《黄土魂》为界，即以1985年为界，此前，我已在诗歌创作道路上走过二十多个春秋。二十多年的诗歌创作道路，都经过哪些诗思与诗艺上的递进或转折，各个时期的创作究竟达到何种高度的水平，姑且不说。但有一点，我可以自傲地说，我的诗歌创作是非常勤奋的，作品数量是巨大的。假如能把那些作品全部结集的话，就以这部《月亮神》的篇幅为准，恐怕至少集编二十个集子不成问题。

但是，编集毕竟不象拔野菜，“拔满篮子就算数”。如此大量的作品，发表过的与未发表过的、长的与短的、抒情的与叙事的、表真情的与说官话套话假话的、歌颂的与揭露的、明朗的与晦涩的、深沉的和浅薄的、精雕的与粗刻的、此

年代的与彼年代的，等等，繁杂地搅和在一起，码在那里的诗稿足有二尺厚。哪些可留哪些要丢弃，哪些须修改哪些无须修改，哪些归入此类哪些纳入彼类，哪些易整理哪些难整理，哪些可先搞哪些可后搞，工程浩大，必须尽心着力。要尽心着力，除必须有较充裕大块时间这个必要条件外，还必须同时扫除如下两个思想障碍：一是“愧颜心态”。拣编“少作”（假如把1985年前作品统称为“少作”的话），本来就是一件必须以坚韧的“厚脸皮”去做的事，如果脸皮太薄，总是脸红，决心稍懈，就可能半途而废，前功尽弃。一是“新鲜诱惑”，也即新的创作欲望的诱惑。催生今日红花总比拣拾昨日黄花，更要诱人。新的年代，新的鲜活的社会生活，新的鲜活的时代思考，不时点透诗的灵犀，激动新的创作欲望。如果不加抑制，白驹过隙，逝者如斯，工程施工一切都成泡影。于是，我自定铁律：横下心来，专下心来，厚起脸来，目不他顾，耳不旁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诗歌事业上，不写或少写新作品，不事追求与创造什么“新我”，只求告别好一个“旧我”，整理总结好过去的作品。